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

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，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，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，嘴裡亂嚷道：「我的師父在那裡？」叫了半天，並不見有和尚，只得走到外面。見李貴將和尚攔住，不放他進來。寶玉便說道：「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。」李貴聽了，鬆了手，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來。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，心裡早有些明白了，便上前施禮，連叫：「師父，弟子迎候來遲！」那僧說：「我不要你們接待，只要銀子拿了來，我就走。」寶玉聽來，又不像有道行的話，看他滿頭癩瘡，渾身臃腫破爛，心裡想道：「自古說『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』，也不可當面錯過。我且應了他謝銀，並探探他的口氣。」便說道：「師父不必性急。現在家母料理，請師父坐下，略等片刻。弟子請問師父，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？」那和尚道：「什麼『幻境』！不過是來處來，去處去罷了。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。我且問你，那玉是從那裡來的？」寶玉一時對答不來。那僧笑道：「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，便來問我！」寶玉本來穎悟，又經點化，早把紅塵看破，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。一聞那僧問起玉來，好像當頭一棒，便說道：「你也不用銀子的，我把那玉還你罷。」那僧笑道：「也該還我了。」

寶玉也不答言，往裡就跑。走到自己院內，見寶釵、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，忙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，便走出來。迎面碰見襲人，撞了一個滿懷，把襲人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太太說你陪著和尚坐著很好。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，你又回來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快去回太太說：不用張羅銀子了，我把這玉還他就是了。」

襲人聽說，即忙拉住寶玉，道：「這斷使不得的！那玉就是你的命，若是他拿了去，你又要病著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如今再不病的了。我已經有了心了，要那玉何用？」摔脫襲人，便想要走。襲人急的趕著嚷道：「你回來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！」寶玉回過頭來道：「沒有什麼說的了。」襲人顧不得什麼，一面趕著跑，一面嚷道：「上回丟了玉，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！剛剛兒的有了他。拿了去，你也活不成，我也活不成了！你要還他，除非是叫我死了！」說著，趕上一把拉住。寶玉急了，道：「你死也要還！你不死也要還！」狠命的把襲人一推，抽身要走。怎奈襲人兩隻手繞著寶玉的帶子不放，哭著喊著坐在地下。裡面的丫頭聽見，連忙趕來，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。只聽見襲人哭道：「快告訴太太去！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！」丫頭趕忙飛報王夫人。

那寶玉更加生氣，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。幸虧襲人忍痛不放。紫鵲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，這一急比別人更甚，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，連忙跑出來，幫著抱住寶玉。那寶玉雖是個男人，用力摔打，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，也難脫身，歎口氣道：「為一塊玉，這樣死命的不放，若是我一個人走了，你們又怎麼樣？」襲人、紫鵲聽了這話，不禁嚎啕大哭起來。

正在難分難解，王夫人、寶釵急忙趕來，見是這樣情景，王夫人便哭著喝道：「寶玉！你又瘋了！」寶玉見王夫人來了，明知不能脫身，只得陪笑道：「這當什麼，又叫太太著急。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。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：他必要一萬銀子，少一個不能。我生氣進來，拿了這玉還他，就說是假的，要這玉幹什麼？他見我們不稀罕那玉，便隨意給他些，就過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打量真要還他；這也罷了，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？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麼說呢，倒還使得；要是真拿那玉給他，那和尚有些古怪，倘或一給了他，又鬧到家口不寧，豈不是不成事麼？至於銀錢呢，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，也還夠了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道：「也罷了，且就這麼辦罷。」

寶玉也不回答。只見寶釵走上來，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，說道：「你也不用出去，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玉不還他也使得，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。」襲人等仍不肯放手。到底寶釵明決，說：「放了手，由他去就是了。」襲人只得放手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原來重玉不重人哪！你們既放了我，我便跟著他走了，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麼樣？」襲人心裡又著急起來，仍要拉他，只礙著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，又不好太露輕薄，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。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：「告訴外頭照應著二爺，他有些瘋了。」小丫頭答應了出去。

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，問起襲人來由。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。王夫人、寶釵甚是不放心，又叫人出去，吩咐眾人伺候，聽著和尚說些什麼。回來，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：「二爺真有些瘋了。外頭小廝們說：裡頭不給他玉，他也沒法兒；如今身子出來了，求那和尚帶了他去。」王夫人聽了，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那和尚說什麼來著？」小丫頭回道：「和尚說，要玉不要人。」寶釵道：「不要銀子了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沒聽見說。後來和尚和二爺兩個人說著笑著，有好些話，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糊塗東西！聽不出來，學是自然學得來的！」便叫小丫頭：「你把那小廝叫進來。」

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，站在廊下，隔著窗戶請了安。王夫人便問道：「和尚和二爺的話，你們不懂，難道學也學不來嗎？」那小廝回道：「我們只聽見說什麼『大荒山』，什麼『青埂峰』，又說什麼『太虛境斬斷塵緣』這些話。」

王夫人聽著也不懂。寶釵聽了，嚇得兩眼直瞪，半句話都沒有了。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，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」寶釵仍是發怔。王夫人道：「你瘋瘋癲癲的說的是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正經話，又說我瘋癲！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，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。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？也只當他個善緣就是了。所以說明了，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。這可不是好了麼？」

王夫人不信，又隔著窗戶問那小廝。那小廝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，進來回說：「果然和尚走了，說：『請太太們放心，我原不要銀子，』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。諸事只要隨緣，自有一定的道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原來是個好和尚！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裡？」小廝道：「門上的說，他說來著，我們二爺知道的。」

王夫人便問寶玉：「他到底住在那裡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個地方兒，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。」寶釵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「你醒醒兒罷！別儘著迷在裡頭！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，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上進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說的不是功名麼？你們不知道『一子出家，七祖昇天』！」王夫人聽到那裡，不覺傷起心來，說：「我們的家運怎麼好！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，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。我這樣的日子，過他做什麼！」說著，放聲大哭。寶釵見王夫人傷心，只得上前苦勸。寶玉笑道：「我說了一句玩話兒，太太又認起真來了。」王夫人止住哭聲道：「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？」

正鬧著，只見丫頭來回說：「璉二爺回來了，顏色大變，說，請太太回去說話。」王夫人又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將就些叫他進來罷。小孀子也是舊親，不用回避了。」

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，請了安。寶釵迎著，也問了賈璉的安。賈璉回道：「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，說是病重的很，叫我就去，遲了恐怕不能見面！」說到那裡，眼淚便掉下來了。王夫人道：「書上寫的是什麼病？」賈璉道：「寫的是感冒風寒起的，如今竟成了癆病了。現在危急，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，說：如若再耽擱一兩天，就不能見面了。故來回太太，姪兒必得就去纔好。只是家裡沒人照管。鶯兒、芸兒雖說糊塗，到底是個男人，外頭有了事來，還可傳個話。姪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。秋桐是天天哭著喊著，不願意在這裡，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，倒省了平兒好些氣。雖是巧姐沒人照應，還虧平兒的心不很壞。姐兒心裡也明白，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，求太太時常管管教他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一紅，連忙把腰裡揹檯荷包的小綢子拉下來擦眼。王夫人道：「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裡，託我做什麼？」賈璉輕輕的說道：「太太要說這個話，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！沒什麼說的，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！」說著，就跪下來了。

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，說：「你快起來！娘兒們說話兒，這是怎麼說？只是一件：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，又耽擱住了，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，還是等你回來，還是你太太作主？」賈璉道：「現在太太們在家，自然是太太們做主，不

必等我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要去，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，說家下無人，你父親不知怎樣，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，快快回來。」

賈璉答應了「是」，正要走出去，復轉回來，回說道：「僑們家的家下人，家裡還夠使喚，只是園裡沒有人，太空了。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。姨太太住的房子，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。園裡一帶屋子都空著，忒沒照應，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。那櫛翠庵原是僑們家的地基，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，所有的根基，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，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自己的事還鬧不清，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？這句話，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；若是他知道了，又要吵著出家的念頭出來了。你想：僑們家什麼樣的人家？好好的姑娘出家還了得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不提，姪兒也不敢說。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裡的，又沒有父母，他親哥哥又在外頭，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，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。他既是心裡這麼著的了，若是牛著他，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，比出家更不好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點頭，道：「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！我也做不得主，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。」

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，叫了眾家人來，交代清楚，寫了書，收拾了行裝。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。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不得。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，巧姐到底不願意；聽見外頭托了芸蓂二人，心裡更不受用，嘴裡卻說不出來。只得送了他父親，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。豐兒、小紅因鳳姐去世，告假的告假，告病的告病。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，一一則給巧姐作伴，二則可以帶著他。遍想無人，只有喜鸞、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，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，喜鸞也有了人家兒，不日就要出閣，也只得罷了。

且說賈芸、賈蓂送了賈璉，便進來見了邢、王二夫人。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，日間便與家人廝鬧，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「車箍轎會」，甚至聚賭，裡頭那裡知道？一日，邢大舅王仁來，瞧見了賈芸、賈蓂住在這裡，知他熱鬧，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，喝酒。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，賈政帶了幾個去，賈璉又跟去了幾個，只有那賴、林諸家的兒子姪兒。那些少年，託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，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？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，便是「沒籠頭的馬」了。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，無不樂為。這一鬧，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，沒裡沒外。

那賈蓂還想勾引寶玉。賈芸攔住道：「寶二爺那個人沒運氣的，不用惹他。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：父親在外頭做稅官，家裡開幾個當舖，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。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，誰知他沒造化。——」說到這裡，瞧了瞧左右無人，又說：「他心裡早和僑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！你沒聽見說：還有一個林姑娘呢，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，誰不知道！這也罷了，各自的姻緣罷咧。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，總不大理。他打量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！」

賈蓂聽了，點點頭，把這個心歇了。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，他是欲斷塵緣，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，已與寶釵、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。那些丫頭不知道，還要逗他，寶玉那裡看得到眼裡，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。時常王夫人、寶釵勸他念書，他便假作攻書，一心想著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，心目中觸處皆為俗人。卻在家難受，閒來倒與惜春閒講。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，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，那裡還管賈環、賈蘭等？

那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，趙姨娘已死，王夫人大不理會，他便入了賈蓂一路。倒是彩雲時常規勸，反被賈環辱罵。玉釧兒見寶玉瘋癲更甚，早和他娘說了，要求著出去。如今寶玉、賈環，他哥兒兩個，各有一種脾氣，鬧得人人不理。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，作了文字，送到學裡請教代儒。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，只得自己刻苦。李執是素來沉靜的，除請王夫人的安，會會寶釵，餘者一步不走，只有看著賈蘭攻書。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，竟是各自過各自的，誰也不肯做誰的主。賈環、賈蓂等愈鬧的不像事了，甚至偷典偷賣，不一而足。賈環更加宿娼濫賭，無所不為。

一日，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，一時高興，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著喝著勸酒。賈蓂便說：「你們鬧的太俗，我要行個令兒。」眾人道：「使得。」賈蓂道：「僑們『月字流觴』罷。我先說起，『月』字數到那個，便是那個喝酒。還要酒面酒底；須得依著令官，不依者罰三大杯。」

眾人都依了。賈蓂喝了一杯令酒，便說：「飛羽觴而醉月。」順飲數到賈環。賈蓂說：「酒面要個『桂』字。」賈環便說道：「冷露無聲濕桂花。酒底呢？」賈蓂道：「說個『香』字。」賈環道：「天香雲外飄。」邢大舅說道：「沒趣，沒趣！你又懂得什麼字了，也假斯文起來？這不是取樂，竟是惱人了！僑們都濁了，倒是揶揄，輸家喝，輸家唱，叫作『苦中苦』。若是不會唱的，說個笑話兒也使得，只要有趣。」眾人都道：「使得。」

於是亂揶揄起來。王仁輸了，喝了一杯，唱了一個。眾人道：「好！」又揶揄起來了。是個陪酒的輸了，唱了一個什麼「小姐小姐多丰采」。以後邢大舅輸了，眾人要他唱曲兒。他道：「我唱不上來，我說個笑話兒罷。」賈蓂道：「若說不笑人，仍要罰的。」邢大舅就喝了一杯，說道：

「諸位聽著：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，旁邊有個土地祠。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。一日，元帝廟裡被了盜，便叫土地去查訪。土地稟道：『這地方沒有賊的，必是神將不小心，被外賊偷了東西去。』元帝道：『胡說！你是土地，失了盜，不問你問誰去呢？你倒不去拿賊，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？』土地稟道：『雖說是不小心，到底是廟裡的風水不好。』元帝道：『你倒會看風水麼？』土地道：『待小神看看。』

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，便來回稟道：『老爺坐的身子背後，兩扇紅門，就不謹慎。小神坐的背後，是砌的牆，自然東西丟不了。以後老爺的背後也改了牆就好了。』元帝老爺聽來有理，便叫神將派人打牆。眾神將歎口氣道：『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，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呢？』元帝老爺沒法，叫神將作法，卻都沒有主意。那元帝老爺腳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：『你們不中用，我有主意：你們將紅門拆下來，到了夜裡，拿我的肚子堵住這門口，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？眾神將都說道：『好！又不花錢，又便當結實！』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，竟安靜了。豈知過了幾天，那廟裡又丟了東西。眾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：『你說砌了牆就不丟東西，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？』那土地道：『這牆砌的不結實。』眾神將道：『你瞧去。』土地一看，果然是一堵好牆，怎麼還有失事，把手摸了一摸，道：『我打量是真牆，那裡知道是個『假牆』！』

眾人聽了，大笑起來。賈蓂也忍不住的笑，說道：「傻大舅！你好！我沒有罵你，你為什麼罵我？快拿杯來罰一大杯！」邢大舅喝了，已有醉意。眾人又喝了幾杯，都醉起來。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，王仁說他妹妹不好，都說的狠狠毒毒的。賈環聽了，趁著酒興，也說鳳姐不好，怎樣苛刻我們，怎麼樣踏我們的頭。眾人道：「大凡做個人，原要厚道些。看鳳姑娘仗著老太太這樣的利害，如今『焦了尾巴梢子了，』只剩了一個姐兒，只怕也要現世報呢！」

賈芸想著鳳姐待他不好，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，也信著嘴兒混說。還是賈蓂道：「喝酒罷！說人家做什麼？」那兩個陪酒的道：「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？長得怎麼樣？」賈蓂道：「模樣兒是好的很的，年紀也有三四歲了。」那陪酒的說道：「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！若生在小戶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做了官，還發了財呢！」眾人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那陪酒的說：「現今有個外藩王爺，最是有情的，要選一個妃子，若合了式，父母兄弟都跟了去：可不是好事兒嗎？」

眾人都大理會，只有王仁心裡略動了一動，仍舊喝酒。只見外頭走進賴、林兩家的子弟來，說：「爺們好樂呀！」眾人站起來說道：「老大，老三，怎麼這時候纔來？叫我們好等！」那兩個人說道：「今早聽見一個謠言，說是僑們家又鬧出事來了，心裡著急，趕到裡頭打聽去，並不是僑們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是僑們就完了，為什麼不就來？」那兩個說道：「雖不是僑們，也有些干係。你們知道是誰？就是賈兩村老爺。我們今兒進去，看見帶著鎖子，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。我們見他常在僑們家裡來往，恐有什麼事，便跟了去打聽。」賈芸道：「到底老大用心，原該打聽聽。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說。」

兩人讓了一回，便坐下喝著酒，道：「這位兩村老爺人也能幹，也會鑽營，官也不小了，只是貪財，被人家參了個『婪索屬

員』的幾款。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，獨聽了一個『貪』字，或因糟蹋了百姓，或因恃勢欺良，是極生氣的：所以旨意便叫拿問。若問出來了，只怕攔不住；若是沒有的事，那參的人也不便。如今真真是好時候！只要有造化，做個官兒就好！」眾人道：「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。現做知縣，還不好麼？」賴家的說道：「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，他的行為，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。」眾人道：「手也長麼？」賴家的點點頭兒，便舉起杯來喝酒。

眾人又道：「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？」兩人道：「別的事沒有，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，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。還審出好些賊寇：也有藏在城裡的，打聽消息，抽空兒就劫搶人家。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，出力報效，所到之處，早就消滅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聽見有在城裡的，不知審出僑們家失盜的一案來沒有？」兩人道：「倒沒有聽見。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，城裡犯了事，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，那女人不依，被這賊寇殺了。那賊寇正要逃出關去，被官兵拿住了，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僑們籠翠庵的什麼妙玉，不是叫人搶去？不要就是他罷？」賈環道：「必是他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賈環道：「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！他一日家捏酸，見了寶玉，就眉開眼笑了；我若見了他，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！真要是他，我纔趁願呢！」眾人道：「搶的人也不少，那裡就是他？」賈芸道：「有點信兒。前日有個人說他庵裡的道婆做夢，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夢話算不得！」邢大舅道：「管他夢不夢，僑們快吃飯罷，今夜做個大輸贏。」

眾人願意，便吃畢了飯，大賭起來。賭到三更多天，只聽見裡頭亂嚷，說是：「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，把頭髮都鉸了。趕到邢夫人、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，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，送他一個地方兒；若不容他，他就死在眼前。那邢、王兩位太太沒主意，叫請蓄大爺芸二爺進去。」

賈芸聽了，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，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，便合賈蓄商議道：「太太叫我們進去，我們是做不得主的，況且也不好做主。只好勸去，若勸不住，只好由他們罷。僑們商量的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。」兩人商量定了主意，進去見了邢、王兩位太太，便假意的勸了一回。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，就不放他出去，只求一兩間淨屋子，給他誦經拜佛。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，又怕惜春尋死，自己便硬做主張，說是：「這個不是索性我耽了罷。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，逼的他出了家了就完了！若說到外頭去呢，斷斷使不得；若在家裡呢，太太們都在這裡，算我的主意罷。叫蓄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。」賈蓄等答應了。

不知邢、王二夫人依與不依，下回分解。